



8月末的景德镇，给人的第一感觉是：热。阳光炙烤着空气，万物似乎都在发烫。但真正灼人的，或许并非只有温度，还有陶溪川夜市灯光下涌动着的游人，街边匠人在素坯上勾勒时眸光里的专注，那些停烧多年的古窑址，砖缝间仍不息的热浪。

一个月前，景德镇的这炉千年窑火，在韩国迎来了再一次的璀璨燃烧——7月25日，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。这也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，填补了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中以瓷业为主题的遗产空白。近日，记者循着泥与火的踪迹，来到世遗之城景德镇，探访这座千年瓷都的过去和未来。

申遗，十年磨一剑

景德镇西临鄱阳湖，北靠长江，全境山峦起伏，森林茂盛，河川纵横。

这座城市设镇于东晋时期，汉代时，这里的先民便依山建窑、临水烧陶，开启本地制瓷历史。至唐代，昌南镇制瓷已有较高水准。宋代初期，皇家瓷器库就收藏了昌南镇的青白瓷供朝廷使用，引朝野青睞。

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，真宗帝遣官制瓷，贡于京师，并且将自己的年号“景德”赐给昌南镇，此地遂因至精至美之瓷名扬天下，瓷业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经济支柱、立镇之本。

到了元代，全国各地窑场逐渐衰落，唯有景德镇一枝独秀，创新发明了“二元配方法”，解决了传统瓷胎易变形、难耐高温的技术瓶颈，大幅提升了瓷器的白度、硬度与细腻度。于是官窑浮梁瓷局在景德镇设立，采取“官监民烧”的方式，又创烧出惊艳全球的成熟青花、釉里红、青花釉里红、霁蓝等陶瓷新品种，迎来了五彩缤纷的彩瓷时代。

明、清两代，随着御器厂的建立，官窑和民窑相互促进，蓬勃发展，景德镇成为“天下窑器所聚”的全国制瓷中心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。民国时期的景德镇，则涌现出以王琦、王大凡为首的一批新粉彩画师“珠山八友”，又设立了中国陶业学堂，开创了中国陶瓷教育的先河。

一座以单一陶瓷产业支撑一千多年的城市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绝无仅有，景德镇想要申遗，那还不是顺其自然？实际并非如此。

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自景德镇申遗工作开展之初，便作为考古人员参与其中，他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的冶陶史、1000多年的官窑史和600多年的御窑史，遗存丰富不足为奇。真正的考验在于，如何从那么多处遗存中，凝练出一套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申遗叙事。

2015年，思路很清晰——御窑遗址。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窑场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，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制瓷技艺的最高水平，也是景德镇瓷业文明的精华所在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已足够分量。

但申遗从来不是把有价值的遗存报上去就行。翁彦俊回忆，景德镇申遗最早只限定明清御窑，2017年列入预备名单后，团队集中完善材料。然而随着研究深入，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问题浮现出来：御窑，讲不完景德镇的故事。

“一开始，我们觉得御窑申遗，有名气、有分量，够格了，但后来发现，光讲御窑，就会漏掉很重要的民窑。无论是‘官搭民烧’的生产方式，还是人才、原料、技术的流动，官窑与民窑早已深度绑定，无法割裂。于是，申遗范围从御窑厂扩大到了景德镇窑址申遗；但这还不够，民窑之外，还有产业的上下游，行帮会馆等生态，这一切也应被纳入申遗叙事，于是思路又从窑址申遗转向‘瓷业文化景观申遗’，但文化景观也不足承载全部。”翁彦俊介绍，景德镇申遗主题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。最终，